

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素养的内涵探析

张宏树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媒介融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分享传播,人类进入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如何积极应对这一时代成为当下媒介素养讨论的核心。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素养应该在批判认知的基础上加入媒介生产维度。媒介技术关系到媒介生产和批判认知,媒介生产需要考量传播伦理。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建构积极的受众。

关键词: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素养;积极受众;媒介生产;批判认知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5-0179-03

随着新传播科技与新资讯媒体的加速发展、运用和普及,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新媒体对媒介环境乃至社会环境正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媒介素养并非仅仅教导公众理解媒介信息如何生产、它与现实有何不同,更强调如何使受众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的“积极贡献者”^[1],这种以赋权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式小区行动范式主要探讨公众如何介入媒介内容生产以及如何通过自我表达促成健康的媒介小区。因此,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素养应该考量如下因素:

一、对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介的认识能力

媒介素养传统的表述中,技术的认知与了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大众传播时代,在媒介融合的媒介环境里,媒介越来越“软化”^[2],对技术的认知应该被强化,技术关系媒介认知与媒介生产。“在新的信息发展方式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因为生产过程总是奠基于某个水准的知识与信息处理过程。然而信息发展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信息处理集中于提高信息处理能力的技术,以之作为生产力的来源,达到技术的知识根源,以及应用技术来促进生产和信息处理这两方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3]信息技术构成并形成了许多知识的

基础和规则。在这种社会与媒介环境里,媒介素养必须考量:新的传播媒介是怎样改变知识本性的?新的传播媒介是怎样改变人类思维本性的?双向性的交互式媒介呈现出新的机遇,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寻求信息来满足知识需要的能力背离了常规的传播模式,要想真正获取信息,对这种新的读写能力的培养应该成为新的信息社会中全面策略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容易获得操作信息技术装置和范式的知识,以及容易使用这些装置和范式,有助于培养抵制甚至对依附于暴力和财富的信息垄断和行为控制的现象进行挑战的能力,从而达到按照媒介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们,而不要想当然地把它当作一种资源。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懂得技术及其适应性。技术融入日常生活已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死记硬背似的记忆方法不断让位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学习知识的重点开始由从容不迫的信息分析与批判性的思考,向快速获取和加工信息的方面转变。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2006年年度人物是“YOU”,即使用互联网的每一个人。《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位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因而今年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如何成为真正的“新数位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我们必须关注的现实是“新技术的互动潜能很可能‘赋予权力’给接受者,同时也强化了媒介‘传送者’的地位”^[4],具体

* 收稿日期:2009-06-06

作者简介:张宏树(1973-),男,湖北巴东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传播学。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数字时代媒介素养的内涵与建构策略研究”(2007B181),项目负责人:张宏树;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媒介素养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实施策略建构”(2007d283),项目负责人:张宏树。

而言,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体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应该学会运用非线性的信息搜索策略并通过同样的方式从貌似不相干的零碎信息中建构知识。遗憾的是,目前世界各国尚未把数字技术的影响有效地纳入媒介素养教育的规划与设计之中。但一些实践已经开始,如“视听传媒欧洲协会”在90年代末期就讨论如何将新科技、多媒体技术和电讯技术应用于媒介课程教育;在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也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二、培养批判的认知能力

批判的认知能力的培养关乎形成分析和讨论媒介信息的策略,以及如何准确地解读与利用信息为自己和社会服务。“媒体信息与阅听人的经验、信仰、个性互动,乃是阅听人一连串意义制造的过程,因此如何赋予阅听人处理媒体信息的批判能力成了媒体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5]受众以自己的批评思维应对新的(媒介)环境和情势的能力是媒介素养教育效果的评估标准之一,既包括受众对传播内容的鉴别能力,也包括受众关于传媒对人、对社会的影响这些深层次问题有足够的认识。

批判意识是受众主体性的表现,强调受众接触媒介和大众传播活动时的主动意识、主动权的培养,强调在媒介信息的“狂轰滥炸”面前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并不是对大众媒介和大众传播活动的盲目否定。无论媒介信息来源有多么可信,对待媒介信息都应该持批评态度。“批判性的媒体读解能力的获得乃是个人与国民在学习如何应付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学会如何读解、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的媒体和文化形式时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同时赋予人们以更多的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6]批判认知是媒介素养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知识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技能。

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同时也针对媒介制度的弊端,并强调受众接近、使用、表达、创造媒介内容等在内的传播权。媒介素养教育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解构”能力——分解媒体信息、操作实践、流程、机构以及影响的具体构件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种教育让学生成为具有媒体批判意识的人,而非单纯加强其对媒介信息的抗拒思想。这种强调在中国尤其重要,中国长期的媒介环境使得人们缺乏基本的对媒介及其内容的批判意识。同时,批判意识在更深层次上又与公民身份意识联系在一起,能够质疑媒介的必然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可以说,受众批判者的身份认同来自于

公民身份认同。为了能够作为一个公民而行动,人们必须能够将自己视为公民,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包含了这一社会范畴可能涉及的各种属性。而在现阶段,中国广大受众的公民身份认同并不清晰、强烈。

三、培养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对媒介生产知识的了解,主要了解媒介生产过程,受众需要理解资讯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重要背景以及这些背景如何引导“意义”的生产,需要认识媒介如何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操作手法不断地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将现实典型化、脸谱化。但了解媒介生产知识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新闻内容,关注的是媒介理解力,而对学生有关媒介生产的实践存在着争论。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素养应强调受众的媒介生产能力,这关系到“如何将分享传播权”落到实处。

媒介的生产和传播能力在大众传播时代的社会和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重要,因为在受众分享时代,这与“赋予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的制造与交流成为社会和经济的主要活动。“当前技术革命的特征,并不是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而是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与信息处理及沟通的设施上,而是创新与创新的运用之间的一种累积性反馈回路。”^{[3]27}传播学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传播权,“它现在不再以传播的自然权利问题出现,而表现为为人的-一般传播能力和需要,同他不能使用更复杂的、由社会和/或私人控制的传播技术手段之间的矛盾”^[7],比如,对数字技术的创造力的理解,一般认为数字化将创造内容和服务的成本降低了,借此可以期待创造和表现的自由扩展。但这种潜能的发展受到制约,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在边缘性圈子内为少数熟悉这类实验性形式与语言的人所掌握。技术融合本身具有其不利的一面,当单一-媒介平台担负起先前由多种媒介实现的功能时,这种新媒体技术系统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既是易使用的又是不易操作的,在购买和携带时既便利又困难。它在普遍充分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也对消费者的技术、经济、社会、生理、文化等方面的能力提出要求,从而有可能把他们排斥在新媒体技术之外。

这一素养培养的目标是培养人们通过媒体发表信息和表达意见的能力。在这里,受众是以现代传播的理性主体身份出现的。宪法赋予人民主体地位和表达权利,受众绝不当仅仅是消极的媒介信息接受者,而应以一个积极的传播主体角色出现。如何利用大众媒介发表信息和表达意见,就成了媒介素养教育一个新的内容。对传统媒体的使用目前还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但网络媒体的出现却为受众表达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网络用户可以用各种方式几乎

不受约束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而另一方面，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这一权利，侮辱、诽谤、反动等不负责任的言论时有所见，严重影响了网络言论的公信力，不利于健康的网上家园的建设。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一个更为治本的措施就是行之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行，从根本上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培养健康的媒介表达理念，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从实践目标上看，一方面要提升利用技术制作和传播媒介产品的能力，以及通过整合各种媒体（文本、图像和声音）现有的、相互独立的信息，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培养能够进行合成和多维思考的能力，同时对传播伦理的相关教育也应成为传播力培养的一部分。

但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因为传统“素养”推断，会阅读的人也会写字；媒介素养也具有同样假定。过去衡量一个文化人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识文断字，在印刷年代因为大多数文化人也不了解印刷技术，因此写的使用价值是有限的。数字语言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它改变了媒介产品的制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制作、编辑、传播视听文本已经成为人们必须掌握的达到“交流”的主要技能之一，对电脑、互联网的使用尤其如此。

讨论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是为了建构积极的受众，有利于受众参与到良性传媒生态的建设中去。莱恩·马斯特曼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在媒介素养发明的求知欲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最高追求。”^[8]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当媒介在知识传播中的强大被人们无限强化的时候，尤其需要强调建构“积极的受众”的视阈。“积极的受众”并不过于关心媒介对人们做什么，而是更加关注人们如何使用媒介；试图解释人们用大众传播学习的机制。这方面从1990年代以来被媒介素养研究者所关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收入阶层的媒介使用习惯，有必要把拥有和使用分开来考虑，把媒介使用的场所和他们的其他社会活动场所合起来考虑，技术上进入因特网和有意义地进入网络可用内容的能力是不同的。首先，必须考量人们在接触媒介时，能够和愿意在内容理解上

做出努力、给予注意力和筛出噪音。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革新与媒介演化能给每一个人带来实质性的主动使用媒介的可能，波兹曼在电视时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谈到电视的影响时，他引用西塞罗的话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9]如对流行的理解与接受，这一点在网络时代更严重。同时，积极的受众也是批判意识建构的必要基础与最终目标。麦奎尔认为，受众“愈是主动积极，他对于媒介的劝服、影响和操纵行为便愈具有弹性和抵抗力……受众个体愈是自由，愈是能够依靠新技术的力量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媒介‘食谱’，受众类型便愈是多样”^[10]。最后，“积极的受众”意为“人们寻找到了使媒介服务于自己的方法，这样他们的生活会更加有趣，更加有目的性”^[11]。这也为其他许多学者所证明。

参考文献：

- [1] 陆晔. 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社会控制机制——香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特征[J]. 新闻大学, 2006(1): 57-60.
- [2] 雷建军. 软化的“媒介”——整合过程中的媒介内涵演变[J]. 现代传播, 2007(1): 54-56.
- [3]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4] 丹尼斯·麦奎尔. 受众研究[M]. 刘燕南,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78.
- [5] 陈国明. 媒体教育[M]//鲁曙明, 洪浚浩. 传播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02.
- [6]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M]. 丁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
- [7] 王瀚东. 研究笔记: 西方媒介环境研究的若干新问题[J]. 中国传媒报告(香港), 2006(4): 4-17.
- [8] 宋小卫. 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J]. 国际新闻界, 2000(4): 55-58.
- [9]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91.
- [10] 段京肃. 媒介与终生学习[J]. 广告大观(媒介版), 2007(1): 96-97.
- [11] 斯坦利·巴兰, 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M]. 曹书乐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8.

责任编辑 韩云波

A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of Media Literacy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Era

ZHANG Hong-sh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445000, China)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sharing of communication right indicate that human beings have stepped into the mass communication era. While how the audience cope with the era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current media literacy discussion. Media literacy in the era should include the dimension of media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cognition. Technology bears upon critical cognition and media production, and which should take the ethics of communication into account. The objective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mass communication era is to build active audience.

Key words: mass communication era; media literacy; media production; critical cognition